



禪林類聚目錄

卷第一

卷第二

卷第三

卷第四



帝王
儒士

佛祖
佛像

伽藍
塔廟
門戶

朝田家藏書

宰臣

法身

殿堂

文室

橋路井附

岸本家藏書



卷第五

祖教祖意

問法

說法
悟道

禪定
大道

卷第六

示眾
棒喝

勘辨

卷第七

圓相
賓主

對機
家風

卷第八

經教

看經

卷第九

講經
祖偈

論義

姓名

頭首

知事事務附

侍者

法屬

尼女

行童

卷第十

人境

心眼

肢體

真像

卷第十一

住山開堂附

庵居

卷第十二
戒律 出家附
參學
禮拜
省訪

遊山 辭送附
緣化
神異
沐浴
應化
因果
馳書
偃息

卷第十三

問疾
藥餌
醫卜
遷化

卷第十四

追忌

歲時
日月
雨雪
解結
風雲
水火

卷第十五

衣鉢
鞋鞞
琴基 樂體
舟楫
服飾 把針附
珍寶
簾帳

卷第十六

法器
數珠
杖笠
槌拂
錡錫
鏡扇

卷第十七

器用車磨附

弓箭

刀劍

骨董

卷第十八

糧食

餠餅

茶湯摘茶附

齋粥

五味

蔬菜

卷第十九

田地

花果

搬掃

草木竹附

香燈

柴薪

卷第二十

御象

牛鹿

龜魚

飛走

龍虎

猫犬

兔蛇

善俊濫居城寺四十年矣每念

佛祖機緣拈頌散載諸家廣語之中部秩既多

卒難尋檢意欲類而綜之以便叢林柰以時興

土木酬應百端徒抱志而莫能成焉忽與亦嘉

境首座閑邊因話及此而境首座亦有志於斯

久矣各符素願出自偶然遂令徒弟雍熙泰長

老相與協心並力期成此事仍囑之曰此集欲

冀之遠流行非一朝之事也須是一一照已印

行秩上編集互相參校勿致差悞或有抄錄冊
子切不可憑之必有烏焉成馬之弊二人然此
之言於是披檢五燈及諸祖師語錄採集機緣
貫聯拈頌隨得隨收故不以前後次第為拘托
事標門列成一二百二類分為二十卷目之曰禪
林類聚編寫既辦善後遂抽衣資中統寶鈔參
拾錠白米貳拾碩天寧常住助米肆拾碩發揚
鏤板印行以備湖海檢尋之便淮東諸山日擊
是緣各捐已資共成厥事題名卷末大德十一
年歲次丁未佛誕日揚州路天寧萬壽禪寺住
持嗣祖比丘善俊謹書

孟榮刊施

禪林類聚目錄終 ○貞治元年打解制日幹緣僧希果重刊于京臨川寺

禪林類聚卷第一

揚州萬壽禪寺住持嗣祖比丘道泰天寧禪寺首座比丘智境集

帝王

帝王

宰臣

儒士

波斯匿王問世尊勝義諦中有世俗諦不若言無智不應
二若言有智不應一一二之義其義云何世尊云大王汝
於過去龍光佛法中曾問此義我今無說汝今無聽無說
無聽是名為一義二義

麤統

尋巖真拈云波斯匿王善問不善答世尊善答不善問
一人理上偏枯一人事上偏枯尋巖當時若見點一把
火照看釋迦黃面老面皮厚多少 圓悟勤云釋迦老
子頂額放光肘後懸符於百千萬億境界提起當陽一

著諸人還證據得麼若證據得按頭獲勅如證據不得
伏聽處分正當恁麼時如何放開一線道觸處現神通
天衣懷云諸仁者大王分明問世尊分明答賓主歷然
作麼生說箇無說無聽底道理 鴻山果云波斯匿王
撫沒絃琴大覺世尊用檀拍板節奏則龍吟霧起抑揚
則虎嘯風生雖然如是且道勝義諦中有世俗諦不干
今要識超宗越格獨步乾坤底向麼良久云二途俱不
涉一劍倚天寒 玉泉璉云珠鑽九曲波斯匿王事就
功成王解連環黃面老子眼親手辦諸人要識二老麼
真王泥中異不撥萬機塵

阿育王內宮飯三萬大阿羅漢王躬自行香見第一座無
人王問此座何故無人一尊者云此是賓頭盧尊者位此
人曾見佛來王云此人今在何處者云且待須臾言訖賓
頭盧從空而下王請就座禮敬盧不顧王乃問承聞尊者
親見佛來是不盧以手撥開眉毛示之云還會麼王云不
會盧云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老僧亦預其數

五祖戒出王語云慚愧 翠巖真云且道甚麼處見直
饒雪天漂渺湖光澹蕩且莫說夢 保寧勇代云希有
希有 佛性泰云阿育王雖飯三萬大阿羅漢要且
不識賓頭盧尊者阿育王既已不識諸人還識也無若也
不識山僧爲諸人指出乃拈拄杖下禪床立云作麼
佛印元頌云拈起眉毛示育王當時九聖絕商量後來
對衆難收拾眼上依前兩簇長 保寧勇云我佛親見
賓頭盧眉長髮短雙目麁阿育王猶疑狐啗摩呢噠哩

懸哩囉囉 佛慧泉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 狹路相逢
難為回避 大王還識老僧無 似雪眉毛長窄地

月氏國王聞罽賓國有一尊者名祇夜多有大名 稱即與
羣臣往造彼國禮見問法王既至彼修敬已畢乃請尊者
當為開演者云大王來時好道今去亦如來時王乃歎伏
圓悟勤拈云佛法是世法世法即佛法直道而行風行
草偃若未委悉重說偈言去也至簡至易最尊最貴往
還千聖頂額頭世出世間不思議彈指圓成八萬門一
超直入如來地

東印土國王請般若多羅尊者齋次王乃問諸人盡轉經
唯師為甚不轉者云貧道出息不涉眾緣入息不居陰界
常轉如是經百千萬億卷

靈

汾陽昭云却勞尊者心力

天童覺頌云雲犀玩月璨含輝木馬遊春駿不羈眉底
一雙寒碧眼看經那得透牛皮明白心超曠劫英雄力
破重圍妙圓樞口轉靈機寒山忘却來時路拾得相將
攜手歸 田禪需云入息未嘗居陰界出息何曾涉萬
緣一聲漁笛離南浦依舊蘆花深處眠

罽賓國王秉劍問師子尊者云師得蘊空不者云已得蘊
空王云既得蘊空離生死不者云已離生死王云既離生
死就師乞頭得不者云身非我有豈况於頭王便斬之白
乳涌高數尺王臂自墮七日命終太子光首嘆云我父何
故自取其禍

刺沙云大小師子尊者頭也不解作得主 玄覺徵云

且道斬着斬不着又云玄沙恁麼道要人作主不要人作主若也要人作主蘊即不空若不要人作主玄沙恁麼道意在甚麼處試斷看汾陽昭別云知師不恡芭蕉云賣寶遇着瞎波斯琅琊覺云剎賓好一口劍爭柰劍上無眼尊者好箇獅子要且不解返躑翠巖芝云當時祖引頸王舉劍與麼時有人諫得住至今無人斷得此公案如今衲僧作麼生斷雪竇顯云作家君三天然有在

海印信頌云混沌中央一竅開分清分濁列三才祇因一劍輸機夜膽喪魂驚竟不回佛眼遠云揚子江頭揚柳春揚花愁殺渡頭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鼓山珪云舡子下揚州浮萍逐水流一聲聾河

蒲子千古動悲愁徑山杲云殺人須是殺人漢當下

一刀成兩段頭臂雖虧劍刃鋒何似秦時轆轤鑽

西天異見王問波羅提尊者云何者是佛者云見性是佛王云師見性不者云我見佛性王云性在何所者云性在作用王云是何作用我今不見者云今現作用王自不見王云於我有不者云王若作用無有不是王若不用體亦難見王云若當用時幾處出現者云若出現時當有其八王云其八出現當為我說者說偈云在胎曰身處世名人

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提在足運奔徧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知是佛性不識者喚作精魂王聞心悟作禮而謝

南堂靜云大衆異見王不信佛道得遇波羅提便乃因

邪打正。如今奉為諸人一拜舉。還有開悟徹底麼。更與你聯成一頌。古有異見王。執迷生異見。波羅提尊者。為君通一線。佛性等虛空。八門常出現。榮華有盛衰。大道無更變。變不變。清涼須是犀牛扇。

無厭足王入大寂定。乃勅有情無情。皆順於王。若有一物不順於王。即入大寂定。不得。

梁武帝因初祖達磨大師自西天泛海來。至金陵見帝。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云廓然無聖。帝云對朕者誰。師云不識。帝不契。師遂折蘆渡江。至魏後帝舉問。詩公詩云。陛下還識此人。不。帝云不識。詩云。此是觀音大士。傳佛心印。帝云當遣使者詔之。詩云。莫道陛下詔闔國。又去他亦不回。

汾陽昭代云。弟子智淺。保寧勇代帝吐舌示之。

泉大道頌云。九聖縈纏情未忘。廓然無聖便驚狂。梁王殿下無謀畧。剛被胡人亂一場。雪竇顯云。聖諦廓然。

何當辨的對朕者誰。還云不識。因茲暗渡江。豈免生深棘。闔國人追不再來。千古萬古空相憶。休相憶。清風匝地有何極。師顧左右云。這裏還有祖師麼。喚來與老僧洗脚。保寧勇云。煉得通紅打一鎚。周遭無數火星飛。

十成好箇金剛鑽。攤向門前賣與誰。上方益云。第一義。廓兮寥兮超象帝。不把多年曆日看。爭辨春分并夏至。遼東白鶴去無蹤。三山半落青天外。佛鑑勸云。始鳴阿閣一聲鐘。日暖蒼龍睡正濃。再擊鳳凰臺上鼓。半夜祥鸞未飛舞。帝基永固如盤石。胡僧虛費平生力。回。

指少林歸去來春風一陣花狼籍太平古云聖諦第一義門廓然無聖誰尊堪笑江南三月裏鷓鴣啼在可花枯夏露草云不解作客勞煩主人面無慙色少喜多嘆雪堂行云西天屠子氣雄豪欺負神州罪莫逃梁帝當頭輕一撻果然提起活人刀佛燈珣云展陣開旗便要贏誰知御駕不親征把定鏘旗收陣脚直至雄峰不出兵

梁武帝問達磨大師云朕自即位已來起寺寫經度僧不可勝紀未審有何功德師云實無功德帝云師何言無師云此乃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非實帝云如何是真實功德師云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梁武帝請傳大士講經大士陞座以界尺揮案一下便下座帝愕然詰公問帝云陛下會不帝云不會詰云大士講經竟

白雲端云傳大士與詰公被梁武帝一狀領過

正覺逸頌云遠別雙林事有因金陵明主慕仁人良哉高座登臨次一擊大千經出塵雪竇顯云不向雙林寄此身却於梁土惹埃塵當時不得詰公老也是悽悽去國人白雲端云大士何曾會講經詰公方便且相成一揮案上俱無取直得梁王努眼睛慈受深云大士講經時揮案成註脚一丸消眾病不假驢駝藥佛鑑勲云案上一聲鳴曝曝已是重重添註脚梁王何事不回頭詰公將錯還就錯

梁武帝因傳大士見帝來不起羣臣云大士見王為甚不起士云法地若動一切不安

投子青云然安邦定亂實假良肱立法明宗須憑作者然投機不妙過犯彌天力用不全化風減半若據將高就下即枯木重陽若盡令雙扶即哀同萬里復頌云梁國今他魏國愁渡江投水暗隨流雖然寸土居無動爭柰雙林半樹秋

梁武帝因傳大士披衲頂冠靴履朝見帝問是僧耶士以手指冠帝云是道耶士以手指靴履帝云是俗耶士以手指衲衣

汾陽昭代云大士多能 五祖戒云笑殺傍觀 佛心才云要識三教聖人體麼向梁武帝問處會取要識三

教聖人用麼向大士指處薦取直饒薦得休用分明要識衲僧門下事大遠在

唐肅宗帝問忠國師和尚百年後所須何物師云檀越與貧道造箇無縫塔帝云請師塔樣師良久云會麼帝云不會師云貧道有付法弟子耽源却諳此事請詔問之師遷化後帝詔耽源問此意如何源對云湘之南潭之北中有黃金充一國無影樹下合同舩琉璃殿上無知識

雪竇顯拈云肅宗不會且致耽源還會麼祇消箇請師塔樣盡西天此土諸位祖師遭這一撥不免將南作北有傍不肯底出來我要問你那箇是無縫塔 神鼎誣云前來國師若此作用不能明了次問耽源又恁麼頌且道盡善未盡善雖然方便須休解始得會麼神鼎為

你讀天下四轉語湘之南潭之北君臣有路中有黃金
克一國淨体妙常無影樹下合同船千聖一轍琉璃殿
上無知識九聖路絕若恁麼會去也必不相賺老僧恁
麼註解又是辜負國師 五祖演云前面是珍珠琉璃
後面是瑪瑙珊瑚左邊是觀音勢至右邊是普賢文殊
中間有箇播子被風吹着道胡蘆胡蘆

雪竇顯頌云無縫塔見還難澄潭不許蒼龍蟠層落落
影團團千古萬古與人看 雲巖因云無影林中窣堵
波團團一縫甚請訛逢人擬欲親拈出還識南陽老作
麼 羅漢南云窣堵無縫立還危寶鐸玲瓏八面垂千
手大悲捫不著百重關鎖下金鉤 白雲端云無縫塔
從誰手造雖然有樣不堪傳如何強寫無層級永向琉璃

殿上懸

長靈卓云無縫塔子鎮團圓若知端的問耽
源檀那合領深深旨大地收來薦一言。

唐肅宗帝問忠國師如何是十身調御師乃起立云還會
麼帝云不會師云與老僧過淨瓶來

唐肅宗帝問忠國師如何是無諍三昧師云檀越踏毗盧
頂上行帝云寡人不會師云莫認自己清淨法身一本小異

雪竇頌云一國之師亦強名南陽獨許振佳聲大唐扶
得真天子曾踏毗盧頂上行又云鐵鎚打碎黃金骨天
地之間更何物三千刹海夜澄澄不知誰入蒼龍窟
佛鑑云步步踏著毗盧頂亦非自己清淨身妙入空門
得空相祖師肝膽佛精神 大瀉秀云作者清規世莫儔
金篦曾握上龍樓良哉撥破毗盧頂直得文殊笑點頭

唐肅宗帝問忠國師云師在曹溪得何法師云陛下還見空中一片雲麼帝云見師云釘釘着懸掛着

五祖戒云好事不如無

唐肅宗帝因忠國師以手指頭帽子云會麼帝云不會師云天寒莫恠不下帽子

唐肅宗帝因同忠國師到宮前師指石獅子云陛下這石獅子奇持下取一轉語帝云朕下語不得請師下語師云山僧罪過後耽源問師皇帝還會麼師云皇帝會且致你作麼生會

玄沙拈云大小國師被侍者勘破

唐肅宗帝因有大義法師博覽經論利辯捷詞帝崇重之封為大義法師鵝湖和尚朝見帝宣上殿賜茶復賜對坐

大義偏坐義愠色便問云如何是四諦湖指帝云當今一諦三諦何存義云禪師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界憑何說禪湖云法師祇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義云如何是無欲底禪湖以手空中點一點云會麼義罔措帝云法師講無限經論祇這一點尚不奈何湖於是對帝有頌云直下識玄旨羅紋結角是不識玄旨人徒勞逐手示鸚鵡鳥守空池魚從脚底過鸚鵡總不知帝大悅降出法師却封鵝湖為大義禪師

唐肅宗帝問尸利禪師佛性可見不師云佛性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鵝湖云禪師既見水中月何不攬取帝乃問鵝湖如何是佛性義湖云不離陛下所問帝因此有省唐肅宗帝見忠國師師都不視之帝云朕是大唐天子師

何以殊不顧視師云陛下還見虛空麼帝云見師云他還
取目視陛下不

唐順宗帝問佛光滿禪師佛從何方來滅向何方去既言
常住世佛今在何處師云佛從無為來滅向無為去法身
等虛空常在無心處有念歸無念有住歸無住來為衆生
來去為衆生去清淨真如海湛然體常住智者善思惟更
勿生疑慮帝又問佛向王宮生滅向雙林滅住世四十九
又言無法說山河及大海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誰言
不生滅疑情猶若斯智者善分別師云佛體本無為迷情
妄分別法身等虛空未曾有生滅有緣佛出世無緣佛入
滅處處化衆生猶如水中月非常亦非斷非生亦非滅生
亦未曾生滅亦未曾滅了見無心處自然無法說帝聞大

悅益重禪宗

唐文宗帝好嗜蛤蚧泂海官吏進亦勞一日御饌中有
擘不開者帝以為異即焚香禱之乃開即現為菩薩形梵
相具足帝遂貯以金粟檀香合覆以美錦賜興善寺衆僧
瞻禮乃問羣臣此何祥瑞有奏云太乙山有惟政禪師深
明佛法博聞彊識帝乃召至問其事師云臣聞物無虛應
此乃啓陛下信心耳故契經云應以此身得度者即現此
身而為說法帝云菩薩身已現且未聞說法師云陛下覩
此為常耶非常耶信耶非信耶帝云希奇之事朕深信焉
師云陛下已聞說法竟帝大悅勅天下寺院立觀音像
唐憲宗帝迎佛骨舍利入內供養夜放光明早朝宣問羣
臣皆賀陛下聖德聖感唯韓愈不賀上宣問羣臣皆賀卿

何獨不資愈奏云臣曾看佛書佛光非青黃赤白等相此是龍神衛護之光帝問如何是佛光愈無對因此罪出

雪竇代云陛下高垂天鑒

唐莊宗帝問興化獎禪師云寡人收中原得一寶只是無人酬價師云請陛下寶看帝以兩手引幞頭脚示之師云君王之寶誰敢酬價帝大悅

玄覺徵云且道興化肯同光不肯同光若肯同光興化眼在甚麼處若不肯同光過在甚麼處雪竇云至尊所得只可傍觀若非興化作家徃徃高價酬却翠巖芝云興化當時下一着可謂醅酏如今作麼生斷雲峰悅云真不掩偽曲不截直有眼底辨取黃龍心云興化雖則一期見機而作事奈埋沒伊一朝天子當時

若作興化但向伊道蚌蛤之珠收得也無用處教伊向後別有生涯免見迤相鈍置而今若有人問上座又作麼生酬價

北塔祚頌云君王之寶實難酬興化形言下一籌兩手展開幞頭脚勅書掛在鳳凰樓白雲端云北番王子

彎弓射南國將軍仰面看沙上空餘斜影在翩翩直自

入雲端上方益云展手相呈老比丘至尊之寶敢輕

酬滿庭和氣龍顏悅爭奈胡僧笑點頭天童覺云君

王底事語知音天下傾誠葵藿心拈出中原無價寶不

同趙璧與燕金佛心才云中原收至寶合國不能藏

一入相如手佳聲滿大唐

唐高宗帝遣內侍薛簡馳書詔六祖大師祖辭疾不赴簡

遂問祖如何是大乘見解祖云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即是佛性佛性者處凡愚而不滅在賢聖而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而不寂不斷不常不來不去不住中間及其內外不生不滅性相如如常住不遷名之曰道簡云師說不生不滅何異外道祖云外道說不生不滅者以滅止生以生顯滅我說不生不滅者本自無生今則無滅所以不同外道你欲會心要但一切善惡都莫思量自然得入清淨心體湛然常寂妙用恒沙簡蒙指教豁然開悟拜辭歸闕表奏師語帝復詔

唐代宗帝詔徑山欽禪師至闕下親加瞻禮一日師在內庭見帝起立帝云師何以起師云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謂忠國師云欲錫或師一名忠欣然奉詔乃

賜號國一禪師

唐莊宗帝一日車駕幸華嚴寺燒香問靜禪師這箇是甚麼神師云護法神帝云沙汰時向甚麼處去來師云天垂雨露不為榮枯

唐大中帝昔在鹽官會中為沙彌時一日見黃蘗運禪師在殿上禮拜次彌乃問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衆求師當何所求師云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衆求常禮如是事彌云用禮何為師便與一掌彌云太麤生師云這裏是甚麼所在說麤說細隨後擬掌沙彌便走一本小異

唐則天帝因騰騰和尚朝見乃仰視帝云會麼帝云不會師云山僧持不語戒或作仁儉

唐宣宗帝問薦福弘辯禪師禪宗何有南北之名師云禪

門本無南北昔如來以正法眼藏付大迦葉展轉相傳至二十八祖達磨來遊此方乃為初祖洎五祖忍大師在蘄州東山開法時有二弟子一名慧能受衣傳法歸嶺南為六祖一名神秀在湖北玉泉揚化其後秀之門人普寂立秀為第六祖而自稱七祖其所傳法雖一而開導發悟有頓漸之異故云南頓北漸非禪宗本有南北之稱也帝又問何名戒定慧師云防非止惡名之為戒六根涉境心不順緣名之為定心境俱空照覽無惑名之為慧帝云何為方便師云方便者隱實覆相權巧之門也被接中下曲施誘通謂之方便設為上根言捨方便但說無上道者斯亦方便之談乃至祖師玄言忘功絕謂亦無出方便之迹帝云何為佛心師云佛者天竺之語唐言曰覺謂人有智慧

覺照為佛心心者佛之別名有百千異號體惟其一本無形狀非青黃赤白男女等相在天非天在人非人而現天現人能男能女非始非終無生無滅故號靈覺之性如陛下日應萬機即是陛下佛心假使千佛共傳而不念別有所得也帝云而今有人念佛如何師云如來出世為天人師善知識隨其根器而為說法為上根者開最上乘頓悟至理中下者未能頓曉是以佛為尋提希權開十六觀門令念佛生於極樂世界故經云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心外無佛佛外無心帝云有人持經念佛持呪求佛如何師云如來種種開讚皆為最上一乘譬如百千眾流皆歸於海如是種種立教隨類開談莫不皆令歸於薩婆若海帝云祖師既契悟心印金剛經云無所得法如何師云佛之一

化實無二法與人但示衆人各各自性同一法寶藏當時
然燈如來但印釋迦本法而無所得方契然燈本意如經
所謂無我無人無衆生無壽者是法平等修一切善法不
住於相帝云師既會祖意還禮佛轉經摩師云沙門釋子
禮佛誦經蓋是住持常法有四報焉然依佛戒修身參尋
知識漸修梵行履踐如來所行之跡帝云何謂頓悟何謂
漸修師云頓明自性與佛同儔然有無始染習故假漸修
對治令順性起用如人喫飯不一口便飽是日對御酬問
連宵點燭七刻

燕趙二王稅駕謁趙州論禪師既屆院內師乃端坐不起
燕王遂問人王尊耶法王尊耶師云在人人王尊若在法
法王尊燕王唯然矣師良久中間問阿那箇是鎮州大王

趙王應諾云弟子師云老僧濫在山河不及趨面須臾左
右請師爲大王說法師乃爲說法要二王稽首讚歎彌敬
無盡

趙王入院訪趙州值師在室內坐禪次主事報師云大王
來禮拜王禮拜了左右問師列土王來爲甚麼不起師云
你不會老僧這裏下等人來出山門接中等人來下禪床
接上等人來禪床上接不可喚大王作中下等人也恐屈
大王王歡喜再三請入內供養

趙王遣使請趙州入內供養既屆城門闔城威儀迎之入
內師纔下寶輦王乃設拜請師上殿正位而坐師良久以
手斫額云堦下立者是何官長左右云是諸院尊宿并大
師大德師云他各是一方化主若在堦下老僧亦起王乃

趙州和尚行狀云燕王
從趙州奏到命服鎮
府具威儀迎接師

咸命上殿是日齋筵將罷各問佛法師運慈悲一一開悟
王乃嘆伏其時國妃與王俱侍立左右妃云請禪師為大
王摩頂增壽師以手摩王頂云願大王與老僧齋年
趙王問趙州和尚尊年有幾箇齒在師云只有一箇王云
爭喫得物師云雖然一箇下下咬著

趙王入院訪趙州州不起以手自拍膝云會麼王云不會
師云自小出家今已老見人無力下禪床

燕王從幽州奉到命服與趙州鎮州具威儀接待以奉師
師堅讓不受左右昇箱至師面前云大王為禪師佛法故
堅請師著此衣師云老僧為佛法故所以不著此衣左右
云且看大王面師云又干俗官甚麼事王乃躬自取衣掛
師身上禮賀拜三師唯應諾而已

閩王問報慈雲禪師報慈與神泉相去近遠師云若說近
遠不如親到師復問大王日應千差是甚麼心王云甚麼
處得心來師云豈有無心者王云那邊事作麼生師云請
向那邊問王云大師謾別人即得師休去

閩王請建州高筆和尚齋王問和尚還將得筆來也無師
云不是稽山繡管慚非月裏兔毫大王既垂顧問山僧敢
不通呈王又問如何是法王師云不是夢筆家風

閩王請羅山閑禪師開堂師陞座方收斂僧伽黎乃云珍
重便下座闍王近前執師手云靈山一會何異今日師云
將謂是箇俗漢

洞山聰頌云羅山忍俊不能禁大展家風吼一音紙墨
如山書莫盡衲僧休向義中尋 白雲端云紛紛雪影

耀閩天。閩主欣逢倍樂然。一旦春風吹大地。更無一點
在塔前。踈山如云。須彌座上。斂伽黎。海口潮音闡大
機。世主大檀能藻鑑。靈山嘉會愈增輝。

閩王問雪峰云。擬蓋一所。殿去如何。師云。大王何不蓋取
一所。空王殿。王云。請師樣子。師展兩手。

雲門云。一舉四十九。

閩王送銀交床與雪峰。僧問和尚受大王如此供養。將何
報答。師以兩手托地云。輕打我。輕打我。

踈山僧問雪峰。道輕打我。意作麼生。山云。頭上插瓜。蓋
垂尾。脚跟齊。

汾陽昭頌云。因問如何報主恩。舉畢全收坐。要津船頭
若有風浪動。滿目流沙不見人。洞山聰云。人王信重。

送交床。旁問禪徒太著忙。下手低聲言少打。劣中全勝
阿誰詳。保寧勇云。不知將甚報君恩。風起江湖水。皺
顏一片古帆乘興去。與誰相逐過天門。正覺逸云。得
人一牛。還人一馬。投之報之。風流儒雅。如今大有受恩
人。不知誰是報恩者。

閩王封柑橘各一顆。遣使送上雪峰。問云。既是一般顏色
為甚名字不同。峰遂依舊封回。復馳問玄沙。沙將一張紙
蓋却。

汾陽昭頌云。柑橘閩王親手封。將來直問擊胡風。長人
入水分明在。更問玄沙又不通。汾陽為汝開天路。寶坊
金界碧霄空。保寧勇云。閩王兩般馳獻上。雪峰一等
到封回。人情上下俱周羨。免把完全更擘開。延壽云。

柑子將來不用疑鐵牛蚊子咬應癡閩王猶未識師意更請玄沙下一錐。

閩王因送玄沙上船師扣船召云大王爭能得出這裏去王云在裏許得多少時也。

歸宗柔別云不因和尚不得到這裏。

王大王因有西天聲明三藏到請玄沙驗之師乃將銅火筋敲鐵火爐問是甚麼聲云銅鐵聲師云大王莫受外國人謾。

洪眼代云大師又受大王供養。法燈於銅鐵聲處別

云聽和尚問又代云却是和尚謾大王。雪竇別云大

王宜加敬信又別三藏云莫謾外國人好。天童覺云

理契則神貧子獲衣中之寶情封則物力士失額上之

珠三藏祇解瞻前玄沙不能顧後還知麼誣人之罪以

罪加之。

李王問木平遵禪師如何是木平師云不勞斤斧王云爲甚麼不勞斤斧師云向道木平。

李後主因深明二上座聞僧問洪眼如何是色法眼豎起

拂子或云鷄冠花或云貼肉汗衫二師特特遠訪遂問承

聞和尚有三種色法是不眼云是深云鷄子過新羅便歸

衆時後主在座下不肯乃白法眼云寡人來日爲致茶筵

請此二人重新問話明日茶筵罷備綵一箱劍一口謂二

師云上座問話若問得是奉賞雜綵若問不是只賜一劍

法眼既陞座深復出問今日奉勅問話師還許也無眼云

許深云鷄子過新羅捧綵便行大衆一時散去時法燈作

維那乃鳴鐘集眾僧堂前勸二師眾既集法燈問承闡二
上座久在雲門有甚奇特因緣舉一兩則來商量看深云
白鷺下田千點雪黃鸝上樹一枝花維那作麼生商量燈
擬議深打一坐具便歸眾

河南李王詔和山毅禪師至問云和尚何處來師云和山
來王云山在甚麼處師云人來朝鳳闕山嶽不曾移王甚
重之

廣南劉王請黃連山初禪師入府內說法僧問人王與法
王相見時如何師云兩鏡相照萬象歷然僧云法王心要
達磨西來五祖付與曹溪自此不傳衣鉢未審碧玉階前
將何付囑師云石羊水上行木馬夜翻駒僧云恁麼則我
王有感萬國歸朝師云時人盡唱太平歌

劉王因雲門偃禪師入京朝見王於受春殿王問如何是
禪師云皇帝有勅臣僧對

雪竇代進語云錯又代雲門云念以臣僧年邁

廣王因雲門在靈樹開堂日親臨座下問云弟子請益師
云目前無異路

法眼別云不可無益於人

馬王請石門蘊禪師住夾山鑿駕出接王問如何是西來
大道師云好好大哥御駕六龍千古秀玉街排仗出金門
神鼎誣云一等是祇對王臣大哥三昧寬廓何也恁麼
祇對又不辜負西來大意又善能回互其中事理縱然
若有問神鼎如何是西來大道對云行且道與古人是
同是別又參禪密於神鼎語中有箇見處沒量大人只

怕往往蹉過

忠懿王入萬歲寺見佛像指問晏國師云是甚麼佛師云請大王鑒王云鑒即不是佛師云鑒即不是佛是甚麼王無對

長慶稜代云父承大師在眾何得造次

宋太宗帝夢神人報云請陛下發菩提心帝早朝宣問左右侍云菩提心作麼生發俱無對

雪竇顯代云實謂今古罕聞

宋太宗帝問僧看甚麼經僧云仁王經帝云既是寡人經因甚麼在卿手裏僧無對

雪竇代云皇天無親惟德是輔

宋太宗帝有僧朝見云陛下還記得臣僧麼帝云甚麼相

見來僧云靈山一別直至于今帝云卿以何為驗僧無對

雪竇代云貧道得得而來

宋太宗帝幸開寶寺塔問僧卿是何人僧云塔主帝云寡人塔為甚麼卿作主僧無對

雪竇代云闔國咸知

太宗帝因僧奏燒却藏經欲乞宣賜帝問昔日摩騰不燒如今為甚麼却燒僧無對

雪竇代云陛下不忘付囑

太宗帝一日擎起鉢問丞相王隨云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為甚麼却在寡人手裏隨無對

慈明圓三陛下有力 白雲端云大眾且道腕頭有力 主天下有力試斷看

太宗帝因寂大師進三界圖帝問朕居何界寂無語

保寧身代云陛下何處不稱尊

太宗帝因僧朝真乃問卿是甚處僧僧云廬山卧雲菴帝

云卧雲深處不朝天為甚到此僧無對其大威神更對不

雪竇代云難逃至化 保寧代云遇明即現

宋仁宗帝以國嗣未立夜因焚香默禱云翌日化成殿具

齋慶請法華大士願俯臨無却清且帝道衣凝立以待俄

馳奏有僧言法華者自右掖門徑趨將至寢殿侍衛兵阻

帝笑云朕請而來也有頃至登御榻跣趺受供將去帝云

朕以儲嗣未立大臣咸以為言後尋脫景嗣息有無法華

其一決之師索筆連書十三字九數十行擲筆無他語後

英宗登極乃濮安懿王第十三子也

宋高宗帝幸維揚詔佛果勤禪師詣闕下遣中使八人翊

之賜坐帝云朕一一記得昨過泗洲見普照佛心長老稱

是師弟子朕亦素知師道高妙可得聞來師云陛下以仁

孝治天下率土生靈咸被光澤雖草木昆蟲各得其所此

佛祖所傳之心也此心之外無別有心若別有心非佛祖

之心矣帝大喜云可賜圓悟禪師號次奉旨就揚州雍熙

禪寺開堂演法

宋孝宗帝問育王光禪師云世尊雪山六年所成何事師

云將謂陛下忘却

授子青禪師僧問和尚適來拈香祝聖壽且道當今皇帝

壽年多少師云月籠丹桂遠星拱北辰高

丹霞漫頌云六國清平賀聖年珠簾高捲月明前金輪

那肯當堂坐不用丹墀擊靜鞭

閩王請永興開堂嶸觀任

岳陽王二世造塔觀階

唐明帝因宰相與利涉論義觀階

大王出獵問庵主觀階

梁王見詩公燭觀階

閩王請晏監院任持觀階

神宗賜雲君磨石納觀階

神宗賜大覺龍腦鉢觀階

趙州臨終付趙王拂子觀階

異見王具舟送遊磨觀階

閩王請趙山齋觀階

馬王因道正奏論義觀階

宰臣

朗州刺史李翱仰慕藥山儼禪師道風久矣屢請不赴乃特入山致敬肅裝衣履直造座前師端然看經殊不顧視李乃云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行師却召李回首師云何得貴耳而賤目李遂頂拜起問如何是道師以手指天復指淨瓶云會麼李云不會師云雲在青天水在瓶李因有省乃呈頌云練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函經我來問道無餘事雲在青天水在瓶

玄覺拈云且道李太守是讚他語明他語須具行脚眼始得

汾陽眼頌云雲在青天水在瓶恐君妄解作惺惺汾陽問你幽魂聽如寶神通現姓名天寧瓊云隴西賢相

登藥嶺雲在青霄水在瓶風靜雲消空獨露天門玉女
不曾尙 白楊順云古人問道復何言水在瓶中雲在
天故國要歸歸便得離高雲月渡頭船 無盡居士云
雲在青天水在瓶眼光隨指落深坑溪花不柰霜風苦
說甚深深海底行 圓通僊云雲在青天水在瓶丹霄
把手共君行回頭不覺寒更曉一片紅光海上生

李刺史問藥山如何是戒定慧師云貧道這裏無此閑家
具李云莫測玄旨師云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高山頂
坐深深海底行闔閣中物捨不得便為滲漏

李刺史同西堂坐次因有二僧從江西來李乃問馬大師
有甚麼言教僧云大師或說即心即佛李云過在這邊又
問一僧僧云或說非心非佛李云總過這邊李却問西堂

堂乃召李李應諾堂云鼓角動也

李刺史問龍潭如何是真如般若師云我無真如般若李
云幸遇和尚師云此猶是分外之言

裴休相國鎮宛陵一日請黃蘗運禪師至郡以所解一編
示師師接置於座畧不披覽良久云會麼裴云未測師云

若便恁麼會得猶較些子若也形於紙墨何有吾宗裴乃
贈詩云自從大士傳心印額有圓珠七尺身掛錫十年棲

蜀水浮盃今日渡章濱一千龍象隨高步萬里香花結勝
因擬欲事師為弟子不知將法付何人師亦無喜色自爾

裴相國到石霜霜拈起裴笏而問在天子手中為圭在官

人手手中為笏在老僧手中喚作甚麼裴無對石霜乃留下

笏子

雪竇代云弄巧成拙。保寧代云只恐和尚用不着。西禪需云大小裴相國一箇笏子也不能作得主而今不免為他雪屈去也待伊問在老僧手中喚作甚麼但云自點一把火照看面皮厚多少。

于頔相公問紫玉通禪師佛法至理乞師一言師云相公若問須去情理于云便請師云但問將來于云如何是佛師云于頔于應諾師云更莫別求後藥山得闍乃云噫可惜于家漢生理向紫玉山中于聞便躬去藥山山見乃云闍相公在紫玉山中大作佛事是不于云不敢某甲承聞大師慈悲相救有云可惜于家漢生理向紫玉山中今者特來乞師慈悲山云有疑但問于遂問如何是佛山乃

召云相公于應諾山云是甚麼于於此有省。招慶共羅山舉次慶云藥山一等是道甚是奇特雲泥有隔羅云不得草草當時賴過是于頔可中草窠裏撥着箇焦尾大蟲何處有藥山也慶云作麼生羅云還知于頔是鐵了底金麼。

于相公問紫玉如何是黑風吹其舡船漂墮羅刹鬼國師云于頔這客作漢問恁麼事作麼于當時失色師指云祇這個便是漂墮羅刹鬼國也于聞已信受。白舍人謁歸宗常禪師值師泥壁次師便問君子儒小人儒白云君子儒師乃打泥朽一下白遂過泥與師師接得便使良久云莫便是快俊底白侍郎不白云不敢師云祇有過泥分。

陸且大夫問南泉云弟子亦薄會佛法師便問大夫十二時中作麼生陸云寸絲不掛師云猶是墻下漢又云不見道有道君王不納有智之臣

陸大夫問南泉云弟子從六合來彼中還有身麼師云分明記取舉似作家陸云和尚不可思議到處世界成就師云適來總是大夫分上事

佛鑑勳拈云陸大夫以杖打虛空一棒打一竅猶賴南泉有補綴工夫了無縫罅

陸大夫辭南泉歸宣城治所師問大夫去彼將何治民陸云以智慧治民師云恁麼即彼處生靈盡遭塗炭去也陸大夫與南泉行次見天王乃問天王居何地位師云若是天王即非地位陸云聞說天王居初地是不師云應以

天王身得度者即現天王身而為說法

白居易侍郎問鳥窠道林禪師如何是佛法大意師云諸惡莫作眾善奉行白云三歲孩兒也解與麼道師云三歲孩兒雖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白遂作禮

白侍郎問鳥窠云禪師住處甚危險師云侍郎危險尤甚白云弟子位鎮山河何險之有師云薪火相交識性不停得非險乎

韓愈文公鎮潮州暇日謁大顛禪師白云弟子軍州事多省要處乞師一言師良久韓罔措時三平為侍者乃敲禪床三下師云作麼平云先以定動後以智拔韓乃禮謝三平云和尚門風高峻弟子於侍者邊得箇入處

五祖戒代大顛以杖打侍者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五

李渤刺史問歸宗常禪師云三乘十二分教即不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乃豎起拳云會麼云不會師云飽學措大拳頭也不識云某甲實不會師云遇人則途中受用不遇則世諦流布

李刺史問歸宗教中道須彌納芥子渤即不疑言芥子納須彌莫是妄談不師云人傳使君讀萬卷書籍是不云然師云公從頂至踵都來如椰子大萬卷詩書尚甚處着李俛首而已

佛慧泉頌云放開日月明把定乾坤黑一箇不回頭滿地生荆棘龍宮海藏兮非多石火電光兮非急君不見紫霄峰下墨池邊八駿如風追不及 升山方云芥納須彌驗祖風清機歷歷妙難窮要知萬卷書來處跳出

當人智鑑中 佛心才云芥納須彌特地疑蓋書拋下扣禪扉忽聞萬卷難藏處警轉神機唯自知唯自知丹桂和根拔得歸

崔相國入殿見崔拋糞於佛頭上乃問一切衆生皆有佛性為甚麼却拋糞於佛頭上東寺會禪師荅云他終不向鷄子頭上拋

丑常侍因無等和尚來謁纔退出門丑乃召云和尚師回首丑遂敲露柱三下師以手作圓相復三撥之便行

丑常侍一日治事次米和尚至丑乃舉筆示之師云還判得虛空麼丑乃擲下筆入宅更不復出師致疑明日憑華嚴置茶筵次設問昨日米和尚有何言句便不得相見丑云師子咬人韓獪逐塊師纔聞乃遽出朗笑云我會也我

續後一 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五

會也。王云：會即不無，你試道看。師云：請常侍舉。丑乃豎起一隻筍。師云：這野狐精。丑云：這漢徹去也。一本大瀉詰拈云：米胡雖然如是，且只得一椀。常侍云：這漢徹去，大似看樓打樓。大瀉不然。常侍雖是箇俗漢，筆下有生殺之權。米胡是一方善知識，要且出他綖續不得。當時待他擲下筆，但向道：我從來疑著這漢。王常侍參。睦州蹤禪師一日師問：今日何故入院遲？丑云：爲看馬打毬，所以來遲。師云：人打毬，馬打毬？丑云：人打毬，師云：人困麼？云：困。師云：馬困麼？云：困。師云：露柱困麼？丑恹然無對。歸至私第，中夜間忽然省得，明日見師云：某會得昨日事也。師云：露柱困麼？王云：困。師遂許之。佛眼遠云：此是達磨大師宗旨。露柱不解打毬，如何却

困，還有明得者麼？人困馬困未是困，露柱之困始是困。好於言下證無生，莫向言中尋尺寸。百丈若無雙耳聾，臨濟爭解領三頓。盡將業識作流傳，此道今人棄如糞。竺尚書謁長沙岑禪師，師喚尚書，竺應諾。師云：不是尚書，本命竺云，不可離却。即今祇對別有第二箇主人公也。師云：喚尚書作至尊，得麼？竺云：與麼總不祇對時，莫是弟子主人不師云：非但祇對不祇對時，從無始劫來是箇生死根本，乃示頌云：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爲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身。馬步使喝街聲時，普化見之乃當街舉手云：滕行者相撲一交來，官人叫云：侮弄人，遂喚當直擔上打五棒。化云：這田舍兒，似則是，即不是。官人云：說甚麼，是不是，打得你

便休。汾陽昭云。混俗和光用最難。相逢正是兩風顛。雖然大
化無方所。俗官且不是僧官。江陵彙云。機境相投是
妄真。入河漸漸見長人。受屈遭他一頓棒。元來不是好
官人。

虞軍容問忠國師云。師住白崖山。如何修行。師喚童子以
手摩頂云。惺惺直言惺惺。歷歷直言歷歷。向後莫受人瞞。
軍容無語。

保福展拈云。國師著一問。直得手忙脚亂。錢塘將使在界上。為鎮使。每問僧。若相契。即留止宿。一日
有二僧來。使問甚處來。云。江西馬大師處來。便問。有何言
句。僧云。是心是佛。使指出。又問。次僧。僧云。非心非佛。使亦

指出。洪州廉使問馬祖大師。弟子喫酒肉。即是不喫。即是師云。

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唐相國杜鴻漸問無住禪師。弟子昔因公暇。撰得起信論。

章疏兩卷。可得稱佛法不。師云。夫造章疏。皆用識。心思量。

分別。有為有作。起心動念。然可造成。據論文云。當知一切。

法從本以來。離言說。相離名字。相離心緣。相畢竟平等。無。

有變異。唯有一心。故名真如。今相公著言說。相着名字。相。

着心緣。相既着種種相。云何是佛法。杜起作禮云。師今從
理解說。合心地法。實是真理。不可思議。馬大夫問趙州。論禪師和尚。還修行也。無師云。老僧若修
行。即禍事。馬云。和尚既不修行。教甚麼人修行。師云。大夫

是修行底人云某甲何名修行師云若不修行爭得撲在
人臣位中餒得來赤通紅地無有出期馬乃下淚拜謝
崔郎中間趙州大善知識還入地獄也無師云老僧未上
入云既是大善知識為甚麼入地獄師云老僧若不入爭
救得郎中
應審華拈云善知識者是大因緣臨垂手持著着有出
身之路何故如此不入虎穴爭得虎子
周貞外因趙州問你還夢見臨濟也無周豎起拳師云那
邊見云這邊見師云甚麼處見臨濟周無對
周貞外訪趙州師問甚麼處來云非來非去師云你不是
老鴉飛來飛去
李軍容謁馮山祐禪師值師泥壁次李具公裳直至師背

後端簡而立師迴首見便側泥盤作接泥勢李便轉笏作
進泥勢師便拋下泥盤與軍容歸方丈

巖頭聞云噫佛法澹泊也大小馮山泥壁也不了明

招云當時合作麼生免被巖頭點檢代云却轉泥盤作
泥壁勢便拋下歸去死心新云巖頭恁麼錯判名言
殊不知馮山軍容弄巧成拙

朱行軍在洛京齋僧入堂行香顧視上下云直下是直下
是隨行隨道口不暫住至際上座面前際問直下是箇甚
麼朱便喝際云行軍幸是佛法中人又惡發作甚麼朱云
你作惡發即不得際便喝朱云鈎在不疑之地際又喝朱
齋罷請師說話僧錄云上啓行軍適來爭容得這僧與麼
無禮朱云若你諸人喝時下官有劍在僧錄云某甲一隊

紫布袋不會須是南禪長老始得際云若是南禪長老未
夢見在

應庵華拈云行軍拈出倚天長劍這僧披襟敢衝雪刃
雖然兩不相傷爭奈二俱弄嶮今日太尉入山齋僧雖
無如是問荅須知此話已行此話既行且道說箇甚麼
未卧龍纔奮翅丹鳳亦翱翔

有一官人問洞山云某甲欲註三祖信心銘師云纔有是
非紛然失心作麼生註官人無對

法眼代云恁麼則弟子不註也保寧代云今日得上
座證明

有俗官因仰山問官居何位云推官師乃豎起拂子云還
推得這箇麼官無語

雲門代云又響和尚

韋監軍問玄沙偈禪師云曹山和尚甚奇特師乃問撫州
取曹山多少韋指傍僧云上座曾到曹山麼僧云曾到韋
云撫州取曹山多少云一百二十里韋云與麼則上座不
曾到曹山韋却起禮拜師云監軍却須禮拜此僧他却具
慚愧

雲居錫云甚麼處是此僧具慚愧若檢得出許上座有
行脚眼承天宗云這僧可悲可痛直饒玄沙具金剛
眼睛蹉過韋監軍了也

韋監軍尋常見僧云某甲待官滿出江西湖南置一問問
殺江西湖南老宿僧云監軍作麼生問韋云不勞手脚僧
無語

雲爾代云話隨也又云伏惟尚饗

成尚書與大將送供入雲居山乃問膺禪師云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如何是世尊有密語師召尚書成應諾師云會麼成云不會師云汝若不會世尊有密語汝若會去迦葉不覆藏

法燈拈云且道喚底是密語應底是密語時有僧問如何是世尊有密語燈云何曾得密來東林總云恠哉弘覺二十年羚羊掛角絕跡亡蹤及乎被尚書一撥直得帶水拖泥作人笑恠法燈也是日午點金燈夜半潑墨汁東林即不然如何是密語却向伊道甚處不密且道恁麼道還有過也無良久云更不用別人性空云逢人且說三分話未可全拋一片心

古德頌云世尊密語難覆藏迦葉迦葉見如土千古萬古黑漫漫焦尾大蟲元是虎

天使牛太保舉李都尉法身頌請法華舉禪師指示師云天使甚處人事使云東京城裏人師云東京城裏說話西京城裏人應諾使云不會乞師指示師云張公喫酒李公醉鐘馗解舞十拍子使云弟子夙生多幸作禮而去王學士同運使入法華寺舉禪師云請學士祇對運使說話山僧只知林下事王云未審林下事如何師云苦益菜羹粟米飯又云偏打不防家

王提刑問璉三生云某甲四十年為官作麼生脫得此塵去師無對又看上峯路師云這箇是上峯路王云寺在上頭那云是丑云恁麼則不去也師無語

道吾真代前語云一任踣跳代後語云今日勘破
王太傳問北院云古人道普現色身徧行三昧佛法為甚
麼不到北俱盧州師云祇為徧行所以不到

雲門云如法置一問來

鄭工部謁承天嵩禪師見法座便問是甚麼人位次師云
老僧鄭云自家爭敢師云工部莫壓良為賤云真箇師云
不敢遂把手入方丈鄭云此室常出入未嘗有難得之法
長老還有也無師以袖拂工部面鄭云與麼則今日得清
涼也師云且與後人為榜樣

鄭工部一日與嵩禪師茶話次乃云汾陽有箇昭禪師愛
看讀某甲留一偈師云畧請見示鄭舉云黃紙休遮眼青
雲自有陰莫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師云工部慣得其便

鄭云這賊師云更不再勘鄭問百尺竿頭獨打毬萬丈懸
崖絲繫腰時如何師云幽州着脚廣南厮撲鄭無語師云
勘破這胡漢鄭云二十年江南界裏這回却見禪師師云
瞎老婆吹火

閩帥問壽山解禪師壽山年多少師云與虛空齊年云虛
空年多少師云與壽山齊年

樞密李崇矩入文殊院覩地藏菩薩像問僧地藏何以展
手僧云手中珠被賊偷却也李却問圓明禪師既是地藏
為甚麼遭賊師云今日捉下也李乃謝之

泉州王太守請玄沙偈禪師登樓先語客司云待我引大
師到樓前便昇却梯客司稟旨王云請大師登樓師視樓
復視其人乃云佛法不是此道理

福州壽山師解禪師

嗣法長慶大安

傳世十一葉

法眼云未昇梯時一日幾度登樓

王太守一日與玄沙在室中說話次有一沙彌揭簾入見却退步而出師云那沙彌好與二十拄杖王云怎麼即某甲罪過

鏡清云不為打水有僧問不為打水意作麼生師云青山碾為塵敢保勿閑人東禪齊云只如玄沙意作麼生或云直饒怎麼去也好與拄杖或云事在當機或云拈破會處此三說還會玄沙意也無

有官人問南禪緣禪師和尚怎麼後生為甚麼却為尊宿師云千歲只言朱頂鶴朝生便是鳳凰兒

陶穀給事中到普淨院致禮覺禪師乃問經云離一切相即名諸佛今目前諸相紛然如何離得師云給事見箇甚麼陶欣然仰重

防禦使問南院顯禪師大善知識還具見聞覺知不師便掌使不肯遂往問風穴大善知識還具見聞覺知不穴云荆棘荒榛棄來久矣云妙用又如何穴云王子帶刀全意氣負人擒倒語聲謝使深肯之遂却舉先問南院答底語穴云南院深是相為使方似委悉

汝州大保問風穴沼禪師云師每目為衆提唱是何宗旨師云瑞草本無根信手拈來用云未審用底是甚麼師云千般顯意難彰則一點分明笑日春

白侍郎參興善覺禪師問云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師云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為律說於口為法行於心曰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河淮漢在處立名各雖不同水性無

異律則是法法則是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白云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云心本無所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念起白云垢則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云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成病白云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耶師云凡夫無明二乘執着離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勤則近執着不得忘忘則落無明此乃心要云爾白禮謝

陶相公見人犯法當死問僧云殺則違佛戒不殺又犯王法未審如何則是

保寧代云筆頭在相公手裏

李副使因韶山來訪李令人傳語云正與祖師談話也保寧代復語云請相公且斷公事我要與祖師相見

郢州太守請風穴禪師衙內陞座師乃云祖師心印狀似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時有盧陂長老出問某甲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云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蛙步驟泥沙陂竹思師喝云長老何不進語陂擬議師打一拂子云還記得話頭麼試舉着陂擬開口師又打一拂太守云佛法元來與王法一般師云太守見甚麼道理太守云當斷不斷返招其亂師便下座

南堂靜云好一場法戰大眾還要識風穴麼金鏃慣調曾百戰鐵鞭多力恨無雛要識盧陂長老麼盡道入山擒虎易臨筌方覺取魚難要識郢州太守麼已得真人好消息人間天上更無疑

雪竇頌云擒得盧陂跨鐵牛。三玄戈甲未輕酬。楚王城
畔朝宗水。喝下曾令却倒流。保寧云。鋒頭壁立鐵牛
機。十字縱橫寶劍揮。一陣賊軍俱粉碎。凱歌齊和太平
歸。圓悟云。列聖風規初不放過。擬跨鐵牛。驀頭印破。
盧陂當斷却沉吟。雷轉星飛被活擒。喝下機鋒如霹靂。
三玄戈甲振叢林。天童覺云。鐵牛之機。印住印破。透
出毘盧頂額行。却來化佛舌頭坐。風穴當衡。盧陂負墮。
捧頭喝下。電光石火。歷歷分明。珠在盤。取起眉毛。還蹉
過。

陳操尚書一日與諸官登樓。次見數僧行過。一官人云。來
者總是行脚僧。陳云。不是云。焉知不是。陳云。待近來與勘
過。斯須數僧至樓前。陳驀召上座僧。皆舉頭望。陳謂眾官

云不信道。

鴻山語云。陳尚書可謂手擎仲尼日月。腰佩毘盧金印。
非唯儒士驚懾。亦乃衲僧因措。不見道當機如電拂。方
免病接蘆。天童覺云。陳尚書當面白拈。瞞長蘆一點
不得。

雪堂行頌云。一語離窠窟。千生出蓋纏。夜來風雪惡。木
折古巖前。

陳尚書問同參僧云。有一事與老兄商量。得麼。云。合取狗
口。陳自搥口一下云。某甲罪過云。知過必改。陳云。恁麼乞
與老兄口喫飯。

瑞巖鴻云。陳操却解。觸髅前。揮劍腦蓋。後放光。這僧雖
入虎穴。不得虎子。

鄭工部與汾陽昭禪師茶話次鄭云某甲留一偈贈師偈云黃紙休遮眼青雲自有陰真將閑學解埋沒祖師心復云只將此偈驗天下長老師云恁麼則汾陽也在裏頭鄭云擔枷過狀師云更不再勘鄭云兩重公案師云知即得鄭良久師噓一聲鄭云文寶文寶師云在甚所在鄭云不容某甲出氣爭得嗔他道淹滯長老在此師云是何言數鄭云實師云也不得放過鄭云請師一偈師云不閑紙墨遂上扎荒草尋幽徑巖松迥布陰幾多玄學客失却本來心

董侍郎問石門聰禪師文殊是七佛之師未審文殊以何為師師云獨鎮五峰頭

查學士同石門坐次有弄鎗客來參查便問弄鎗如何下手師云逢場作戲

張茂崇太保問石門摩騰入漢已涉繁詞達磨單傳請師指示師云冬不寒臍後看問五目不覩其容二聽不聞其響落聲色即是不落聲色即是師云問從何來問瞻之在前忽然在後復是何物師云築着鼻孔問若能轉物即同如來萬象是物如何轉得師云喫了飯無此子意智問拈槌豎拂皆是止啼之說揚眉瞬目未為作者之機如何是見前受用師云早衙放過晚後出來問寸絲不掛法網無邊為甚麼却分迷悟師云兩桶一擔問心隨境轉境逐心生心境兩忘甚處即是師云待你悟始得問有情有用無情無用如何是無情應用師云獨扇門子盡夜開問法尚應捨何況非法如何是非法師云喫粥喫飯問愛河淨更

沒苦海出還沉如何出得師云錯

楊億侍郎謁廣慧璉禪師值師上堂拈拄杖示眾云堅窮三際橫亘十方且道帝釋梵王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揚出眾擬祇對師便打楊云某甲未有語在和尚為甚麼便打師云侍郎未跨廣慧門時只好喫老僧三十棒楊云低聲低聲師云知即得乃去適來若不是侍郎也太難承當雖然如是三十年後有一箇頂門眼開布衲出來吾宗大盛檢點此語去在諸人還知麼聽取一偈鳥來有語去無聲青青之桂四海知名楊遂問未審臨濟有何奇特言句過於諸方和尚便為法嗣師云橄欖點茶滋味長楊侍郎寄問石門昭山主云入山不怕虎當路却防人時如何師云君子坦蕩蕩云如何是石門山師云石頭大底

大小底小云如何是山中人師云橫眠倒卧

楊侍郎同李都尉與承天高禪師問荅五段楊問彌陀演化於西方達磨傳心於東土胡來漢現水到渠成五嶽鎮靜以崢嶸百谷朝宗而浩渺一靈之性托境現形三有之中憑何立命師云僊人無婦玉女無夫楊云尼剃頭不復生子師云陝府鐵牛能哮吼嘉州大像念摩訶李不倒跳上山巔師云騎牛不着靴

廣慧璉云進象倒戈

汾陽昭云端身裂面破

徂山

果云月下看弄雪獅子

楊問玄沙不出嶺併壽不渡河善財參知識五十三員慧遠結黑白一十八士雪峰三度上投子智者九旬講法華這六箇漢為復野干鳴為復獅子吼速道速道師云水急

魚行海峰高鳥不棲楊云泗洲大聖師云土上加泥更一
重李云舌上覆金錢師云半夜歌樂動誰人得知音

廣慧云誦誥滿路人皆望汾陽云看壁畫人笑徑

山云野干鳴獅子吼

楊問風穴提印南院傳衣明公演化於西河嵩師領徒於

并壘南宗之旨北土大興且道二師承誰恩力師云不入

蓮池浴懶向雪山遊揚云清涼山裏萬菩薩師云維摩會

中諸聖集李云背負乾薪遭野火師云口是禍門

廣慧云藏頭白海頭黑汾陽云告天手捺地噓噓

徑山云猢猻騎蟹背

楊問初利透日月之上四禪無風火之災三交駕鐵牛之

車臨汝握金提之印獼猴有一面古鏡狸奴有萬里神光

直下承當是何人也師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楊云狸奴

白拈却知有師云淹殺塚頭高李云月裏煮油鐺師云石

人腰帶

廣慧云陳蒲鞋周金剛汾陽云直裰又逢胡釘釵

徑山云小出大遇

楊問^屠一切諸佛盡在裏許動則喪身失命覷着兩頭俱

瞎擬議之間千山萬水直下會得也是炭庫裏坐地有不

惜眉毛者通箇消息來師云百雜碎楊云平生不妄語師

云也要道過李云出穴免遭宵師云東西無滯礙南北得

自由

廣慧云振錫下泥犁汾陽云穿山透石壁鼻孔血淋

淋徑山云自作自受

揚侍郎問廣慧天上無彌勒地下無彌勒未審在甚麼處
師云敲磚打瓦又問祇如風穴道金沙灘頭馬郎婦意旨
如何師云更道也不及

揚侍郎因慈明圓禪師為承天嵩禪師馳書至通明狀便
請相見坐次揚問對面不相識千里却同風師云某甲奉
院門請云真箇謾語師云前月離唐明云適來悔伸一問
師云作者揚便喝師云恰是揚又喝師以手面前畫一畫
揚吐舌云龍象師云是何言歟揚喚客司點好茶元來是
家裏人師云也不消得茶罷揚問如何是圓上座為人底
句師云切揚云恁麼則長裙新婦拖泥走師云誰似內翰
揚云作家作家師云放你二十棒揚拍膝云這裏是甚麼
所在師拍手云也不得放過揚呵呵大笑

午

揚侍郎因慈明取鉢揚云有一轉語寄上座往唐明處還
得麼師云明月照見夜行人云却不相當去也師云更深
猶自可牛後始愁人云開寶寺前金剛近日為甚麼汗出
師云知云上座臨行豈無為人底句師云重疊關山路云
恁麼則隨上座去也師噓一聲揚云真獅子兒大獅子吼
師云放去又扶來揚云某甲適脚倒地又得家童扶起師
云有甚麼爭期揚呵呵大笑

來失聯

李遵勗都尉謁石門聰禪師問出家事師云昔崔趙公參
國一禪師問云弟子欲出家得不云出家是大丈夫事非
將相之所能為李於言下大悟作頌云學道須是鐵漢着
手心頭便判直趣無上菩提一切是非莫管
李都尉因慈明來訪纔通明狀却請於高班處坐令小童

來問道得即與上座相見師云今日特來相看李文令小童云碑文鐫白字當道種青松師云不因今日節餘日實難逢李復令小童云與麼則與上座相見去也師云腳頭脚底李便請相見纔坐便問我聞西河有金毛獅子是不師云都尉甚處得這消息來李便唱師云野干鳴李又唱師云恰是李呵呵大笑

李都尉因慈明辨李問如何是臨行一句師云好自將息云與麼則不異諸方去也師云都尉見處又作麼生云放你三十捧師云恁麼則專為流通去也李便唱復拍手一下師云瞎李云好去師云諾諾

李都尉因齋次問圓上座云今日盛陳香供蓋為生辰大士享齋諸佛同祐且道有利益也無圓云明年更有新條

在云雪峰道底圓云惱亂春風卒未休李云一任踣躄李都尉因肅國大長公主生辰就宅命谷隱石霜茅縣三大禪師演法未嘗集縣縣始登座以拄杖就膝拗折擲地便下座李笑云老作家手段終別葉縣云都尉亦不得無過

楊次公問淨因楷禪師相別得幾年師云七年楊云七年參禪來學道來師云不打這鼓笛云恁麼則空遊山水百無所能去也師云相別未久善能高鑑揚呵呵大笑劉太保問廣慧如何是長老家風師劈面便唾劉作惡云是何一唾師云這裏是甚麼所在自領出去王比部云長老太保問也不消得如此師云說甚麼太保梵王帝釋來也教伊絕跡去太保謂比部云此長老實堪珍重師啖侍

者將糞箕掃帚來大保與比部禮謝

安鴻漸負外問首山念禪師一物不將來時如何師云何

得對眾謾語外擬議師便打又問是法在法位世間相常

住如何是常住底法師豎起拄杖云且道是住是不住外

云未曉之徒如何領會師云依稀似曲纔堪聽又被風吹

別調中又問弟子不會致問乞師指示師云水急浪開魚

自現金鱗透入碧潭中

張永德侍中與轉運同訪承天高禪師轉運不拜張云何

不拜長老師云猶不肯承當張云恁麼則與長老作弟子

去也師便掌張云是何一掌師云不是這漢大難承當張

云恁麼則醞造將來師云今日勘破

姚夔通判問儂巖安禪師云鏡清問玄沙學人乍入叢林

乞師指箇入路沙云遠聞偃溪水聲麼清云聞沙云從這

裏入忽若當時道箇不聞又作麼生師乃云學士姚應諾

師云從這裏入姚亦有省

李端愿都尉問達觀禪師人死識歸何處師云未知生

焉知死云生則已知師云生從何來李擬議師提其背云

只在這裏思量箇甚麼云只知貪程不覺蹉路師托開云

百年一夢今朝省

李都尉問達觀地獄畢竟是有是無師云諸佛向無中說

有眼見空花都尉就有中不見無手搯水月堪笑眼前見牢

獄不避心外見天堂欲生殊不知忻怖在心善惡成境都

尉但了自心自然無惑李云心如何了師云善惡都莫思

量李云不思量後心歸何所師云請都尉歸宅

刁景純學士問達觀云佛教於世間何用師云日用少不
得云作麼用師云在眼曰見在耳曰聞云干佛甚麼事師
云若不干佛事將何爲見聞云自有眼耳在師云雕畫一
切人佛皆有眼耳只爲無佛了不能見聞佛是覺義爲有
正覺號之爲佛若無正見盡是邪解且不甲頭戴火焰脚
踏蓮華黃卷赤軸爲佛教耳

李端懿觀察問達觀云西方淨土如何得到師云即今坐
却雕梁畫棟却要生西方淨土是好假不好真云佛豈是
妄也師云佛不妄自是太尉妄云某甲爭得妄師云若不
妄何求西方淨土大凡淨土者是清淨之性西方是日落
之處令人作歸投處耳知歸投處即是西方淨土極樂世
界也李致謝而退

許式郎中與上監溥泐潭澄二禪師話次澄云承聞郎中
有云夜坐連雲石春裁帶雨松當時答洞山甚麼話許云
今日放衙早澄云聞說是答泗洲大聖在揚州出現底話
是不許云別點茶來澄云名不虛得元來是作得主許云
和尚早晚回山澄云今日披上藍觀破藍便喝澄云須是
你始得許云無柰船何打破岸斗

國子博士問百丈華禪師既是百丈爲甚麼却矮小師云
今日好大晴士不肯請翠巖真代語士理前問真云須彌
南畔把手同行士竚思却云未審意旨如何真云蚊子上
鐵牛士云請和尚爲某甲說真云請去却妻子來老僧爲
汝說士云只如長老還行得也無真云老僧每日上監寺
送客行百十遭

王正言問黃龍新禪師嘗聞三緣和合而生又聞即死即生何故有奪胎而生者某甲甚疑之師云如正言作漕使隨所住處即居其位還疑不王云不疑師云復何疑也正言於言下領解

胡巡檢同黃龍明禪師到公安二聖胡問達磨對梁武帝云廓然無聖公安爲甚麼却有二聖師云一點水墨兩處成龍

丞相張商英爲江西漕時謁東林總禪師總詰其所見與已符合乃印可之後按部分寧諸禪迂之弊率居其末張一一致敬罷次及堯率悅禪師便問聞師善文章是不悅大矣云從悅對運使論文章正如運使對從悅論禪也張意不平至夜宿堯率先一夜悅夢日輪昇天被悅以手搏取因語首座云日輪者運轉之義聞張運使非久來此吾嘗深錐痛割若肯回頭則吾門幸事後果張與悅語至更深悅云聞東林印可運使未審運使於佛祖言教有少疑不云有悅云疑何等語云香巖獨脚頌德山托鉢話悅云此既有疑其餘安得無耶只如巖頭云末後句是有耶是無耶張云有悅大笑歸方丈閉却門張睡不穩至五更下床觸翻床忽然契悟作頌云鼓寂鐘沉托鉢回巖頭一撥語如雷果然只得三年活莫是遭他受記來遂扣方丈門云某甲已捉得賊也悅云贓物在甚麼處張無語悅云且去來日相見張翌日以前頌呈悅悅云參禪只爲命根不斷依語生解如是之說公已深悟然至極微細處使人不覺不知墮在區宇復乃作頌印之

張九成侍郎謁胡文定公問治心修己之道胡云公但熟讀孟子將他言仁義處類作一處看一日如廁因思惻隱之心乃仁之端忽聞蛙鳴豁然有省不覺自舉云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庭前柏樹子不覺大笑汗下被體遂作頌云春天月下一聲蛙撞破乾坤共一家正與麼時誰會得嶺頭脚痛有玄沙

韓相公到淨因楷禪師出接韓云禁足不出爲甚麼却出師云官不容針私通車馬

宋運使問大陽和尚甲子多少師云威音王前忘却甲子直至而今不記年云世壽多少師云六十四云得恁麼不覺師云青山綠水

黃龍新云大陽貪觀天上月忘却掌中珠雖然如是不

因樵子徑爭到葛洪家

陳轉運因琅琊覺禪師來訪喫茶次乃問佛法總不在思量是不師云既不在思量如何道得陳大笑云爭到這裏道不得師云請運使問待山僧道陳遂問師云有過者且恕三十無罪者莫決八棒陳呵呵大笑乃就師求頌師贈頌云莫於言上覓切忌意中尋疾焰過風旨思量海嶽沉師歸寺復續兩句云祇陀親捨樹長者布黃金

徐轉運因顯禪師赴雪竇徐問雪竇名山多有具眼底衲僧忽相靠來長老作麼生支遣他師高聲召客司司近前師云運使問箇甚麼徐云推過來師云推過又爭得徐無語師云彼此沒便宜徐又問長老幾日渡錢塘江師云山僧未敢前去徐云作箇甚麼師云徐轉運把斷要津徐云

今日被長老採我一上師便辭退

晉通判到海會問雪竇顯禪師山中多少衆師云一百來僧晉云既是海會爲甚麼祇有百僧師云人貧智短晉云更道師云他後有人舉在又問山中長老每日說箇甚麼師云路逢劍客晉云吽師便辭退

曾學士守明州時有公文止絕僧道投刺雪竇與僧衆入城緣化乃以頌寄曾云碧落烟凝雪乍晴住山情緒寄重城使君道在未相見空戀甘棠影裏行曾答云勞勞世務逐浮沉一性澄明亘古今目擊道存無阻隔何須見面始知心復令人請師相見了曾云道存無阻因甚入來不得師云他後見別處長老學士不請舉向伊曾云舉着又何妨師云山僧罪過曾云好好師云諾諾

楊岐提刑從山下過楊岐會禪師出接楊乃問和尚法嗣何人師云慈明大師楊云見箇甚麼道理便法嗣他師云共鉢孟喫飯楊云與麼則不見也師捺膝云甚麼處是不見楊大笑師云須是提刑始得復云請入院燒香楊云却待回來師乃獻茶信楊云這箇却不消得有甚乾曝曝底禪希見示此子師指茶信云這箇尚自不要豈况乾曝曝底禪楊擬議師乃有頌示作王臣佛祖罔措爲指迷源殺人無數楊云和尚爲甚就身打劫師云元來是我家裏人楊大笑師云山僧罪過

孫比部因判公事次楊岐來訪孫云下官爲王事所牽無由免離師云此是比部願弘深廣利濟羣生云未審如何師云應現宰官身廣弘悲願深爲人重指剷棒下血淋漓

孫因頌有省乃歸小廳坐次却問下官每日持齋喫菜還
合諸聖也無師贈頌云孫比部孫比部不將酒肉汚腸肚
侍僕妻兒渾不顧釋迦老子是誰做孫比部孫比部。

張僮轉運問壽寧義禪師下官如今剃却頭便作得長老
也無師以手摩頭云郎中郎中應諾師云會麼云不會師
云千頭甚麼事。

楊傑提刑入寶林寺因寫七佛殿額乃問昌禪師云七佛
重出世時如何師云一回相見一回新又同遊山次楊拈
起大士飯石問既是飯石爲甚麼咬不破師云祇爲太硬
楊云猶涉繁詞師云未審提刑作麼生揚云硬師云也是
第二月
樂營使因成都帥請雲頂敷禪師就衙陞座樂禮拜起回

顧塔前下馬臺云一口吸盡西江水即且置請和尚吞却
塔前下馬臺師展兩手喝云細抹將來營使猛省

黃山谷太史問晦堂心禪師此中誰可與語師云保福權
權方督役開田黃同師往致問云直歲還知露柱生兒麼
權云是男是女黃擬議權揮之師謂云不得無禮權云這
木頭不打更待何時黃大笑

張文定公知滁州日嘗遊琅琊山周行廊廡不忍去旋抵
藏院有感流涕指梁間經函云此吾前身事也令取視之
乃所書楞伽經始二卷齋沐續之與前書無少異蓋前生
乃知藏僧寫經未終而化

禮部楊傑從天衣懷禪師遊師每引老龐機語令研究後
奉祠泰山鷄一鳴覩日如盤湧忽大悟因以有男不婚有

女不嫁之偈別云男大須婚女長須嫁討甚閑工夫更說無生話書以寄師師大稱善

李林宗中書謂益首座於南嶽乃問意欲出塵今未出請師端的決疑情益云作麼生是出塵底意李罔措益召云會麼李猛省呈偈云心鏡從來瑩黃河本自深只因師問後砂石化爲金益云正趨地獄云人我無相胡爲地獄益云汝今何在云見祇對次益云只此是黃金云眼中添屑益大笑李便禮拜

宋炎節推問義江禪師未審此身死後此心何住師云此身未死此心何住宋契旨述偈云四大不須先後覺六根還向用時空難將語默呈師也只在尋常語默中師云更須吐却

趙清獻公問道於佛慧泉禪師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政事之餘多宴坐一日忽大雷震驚即契悟作偈云默坐公堂虛隱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家底師見笑云趙悅道撞彩耳

高世則太傅依芙蓉楷禪師求指心要師令去其所重扣已而參一日忽造微密呈偈云懸崖撒手任縱橫大地虛空自坦平照壑輝巖不借月庵頭別有一簾明

富弼丞相因顯禪師陞座見其顧眎如象王回旋富微有得乃趨函丈命侍僧請爲入室師見即云相公已入富弼猶在外富聞汗流浹背即大悟

蘇軾內翰抵荆南聞玉泉皓禪師機鋒不可觸蘇擬抑之乃微服見師師問尊官高姓云姓稱乃稱天下長老底稱

師喝云且道這一喝重多少蘇無對於是尊師之
王太傅問僧上座住在甚麼處僧云半月王云或遇月頭
月尾時如何僧無語

雲居代云將謂恁麼更有恁麼

范冲左丞謁旻禪師問云某甲宿世作何福業今生墮在
金紫囊中去此事稍遠師呼內翰范應諾師云何遠之有
范躍然云乞師再垂指誨師拊膝一下范擬對師云見即
便見擬思即差范乃豁如

曹翰大將軍因胡則據九江曹往伐之入圓通寺禪者驚
走而德禪師淡坐如平日曹至不起不揖曹怒呵云長老
不聞殺人不取眼將軍乎師熟視云汝安知有不懼生死
和尚即曹大奇之增敬而已乃云禪者何為而散師云擊

鼓自集曹遣禪校擊之禪無至者曹云不至何也師云公
有殺心故爾師自起擊之禪者乃集曹拜拜問決勝之策
師云非禪者所知也

陸大夫問南泉鑄佛像見佛門

裴相國托像請安名見佛門

王太傅宅取木佛像見佛門

裴相國問黃檗高僧見佛門

陳刺史鑄鐵像見佛門

陸大夫問大悲千手眼見佛門

崔相國譏東寺病眼見佛門

許郎中問首座年見佛門

王常侍入僧堂見佛門

陳尚書請雲門飯見佛門

陸郎中仰山問看經見佛門

裴相國問無言童子經見佛門

徐龍圖看楞嚴經見佛門

韓文公問肇論見佛門

陸大夫請南泉說法見佛門

王常侍瀉山令人馳書見佛門

王常侍因無等謁見佛門

王待制與浮山論道見佛門

王太傅請招慶任持峴峴

韋宰相與利涉論義義

李尚書問置塔僧觀

王延彬入招慶觀

魯學士因雪竇送峴峴

吳尚書問睦州三門峴

陸大夫問南泉瓶搗走

鍾司徒問穎橋有省火

盧中丞擁爐火

高舍人看鏡燈觀

李殿院到福嚴觀

陳提刑訪五祖者

陳節度請護禪師住院峴

張丞相因大慧求塔銘觀

張負外訪廣慧觀

李刺史問老宿觀

陸侍御同馮山入僧堂觀

陸大夫指城問南泉峴

劉端公問雲居兩觀

馮丞相問一人泉峴

陸大夫問南泉姓峴

李殿院問雪竇觀

魯學士問雪竇勘婆話峴

韓文公與三平作喪主化

陸大夫不哭南泉峴

刁學士達觀臨終別化

李都尉終楊侍郎終馮給事終錢參政終葛知府終遷

黃庭堅為黃龍主喪化

鄭留守見丹霞卧橋峴

楊侍郎染恙觀

曾侍郎問九僊觀

張侍郎參善權觀

天使問鵝湖觀

宋雲葱嶺逢達磨觀

郡守問廣利觀

蘇東坡輸玉帶觀

陳尚書坐上座為講經峴

徐龍圖法昌臨終偈別化

廖天使問雲居果子像

李司徒送藥與投子觀

王太尉指鉢問殿主觀

韓文公參大顛觀

張郎中訪承天不值觀

泉守與玄沙室中說話觀

楊侍郎問廣慧財寶觀

郢州通判問風穴珠觀

戚殿丞問法華粟覲門

陸大夫問天地同根覲門

裴大夫問雲巖供養覲門

余巡檢請雪竇齋覲門

陳尚書齋僧二則覲門

王太尉入招慶煎茶覲門

安太保問承天新歲覲門

韋監軍與玄沙茶話覲門

太守送茶碗與投子覲門

張侍郎同規首座坐覲門

李都尉書寄慈明覲門

王大傳因熙禪師馳書覲門

李駙馬園上座馳書覲門

李駙馬因承天宗馳書覲門

曾學士書薦雪竇覲門

曾學士訪雪竇覲門

陸大夫看雙陸覲門

黃提刑與中巖奕覲門

杜相國問住禪師鴉鳴覲門

裴相國訪華林覲門

裴相國與黃檗見耕田覲門

儒士

張拙秀才因看佛名經乃問長沙岑禪師云百千諸佛但聞其名未審居何國土師云黃鶴樓崔顥題後秀才還曾題不云不曾題師云無事也好題取一篇

佛眼遠云大眾秀才問佛居何國土長沙為甚麼却恁

麼道秀才尋常嘲風詠月為甚麼長沙面前一辭不措

若是黃鶴樓有甚麼難題聽取山僧題破遂云容顏

甚奇妙光明照十方我昔曾供養今復還親覲南堂

靜云當時若是南堂待他問百千諸佛但聞其名未審

居何國土只向道秀才秀才何得貴耳而賤目

死心新頌云黃鶴樓前法戰時百千諸佛豎降旗渠無

國土居何處留得多才一首詩靈源清云聞名直下

驚天地更問所居成自瞞回首却登歸去路家家門口
透長安南華吳云百千諸佛聞名久國土莊嚴何處
求覲面若無精徹眼又隨船子下揚州和山才云千
佛靈蹤莫別求長沙機轉有來由要知覲面難藏處黃
鶴樓前鸚鵡洲寶峰明云百千諸佛但聞名國土何
曾不現成自是不歸歸便得五湖煙景有誰爭大洪
遂云黃鶴樓詩崔顥題古今吟詠韻難齊秋空月影千
江印春晚流鶯是處啼

張秀才往石霜訪禪月齊已太布衲石霜相接張但畧相
顧而已即與三人終日劇談張忽問三人中何不推一人
作長老禪月知張輕霜乃云公且謁堂頭和尚此是由身
菩薩堂中五百學徒勝某甲者二百五十人張遂欽奉即

造方丈參禮霜問秀才何姓云姓張名拙霜云覓巧了不
可得拙自何來張於言下有省述偈云光明寂照遍河沙
凡聖含靈共我家一念不生全體現六根纔動被雲遮斷
除煩惱重增病趣向真如亦是邪隨順世緣無罣礙涅槃
生死是空花

張秀才參西堂藏禪師乃問山河大地是有是無三世諸
佛是有是無師皆言有張云錯師云先輩參見甚麼人來
云曾參百丈凡有問詰皆云無師云先輩有甚血屬云有
一山妻兩箇癡頑又問百丈有甚血屬云百丈古佛和尚
莫謗渠好師云待先輩得似百丈時一切皆無張俛首
龐居士一日因丹霞纔見便作走勢士云猶是拋身勢作
麼生是喚呻勢霞便坐士向前以拄杖畫箇七字霞遂於

下畫箇一字。云因七見一見一忘七。霞便起。士云更坐少時。猶有第二句在。霞云向這裏着語得麼。士遂哭三聲出去。

佛鑑勲云。時人盡道居士丹霞。知音相見。水乳相投。還端的也無。智海取道。拋身走勢。踞地頓呻。放過即不可。因七見一見一忘七。只見錐頭利。不見利頭錐。龐老哭三聲。弓折箭盡。畢竟如何。不得春風。花不開。花開又被風吹落。大溈智云。人人盡道丹霞與龐居士。闍逞神通。不妨純熟。得此三昧。不知這兩箇漢。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若也會不得。更哭三三聲。塗毒策云。丹霞龐公。淡處淡如水。濃時濃似漆。風驚草動。各提金剛王寶劍。安帖家邦。所以拋身頓呻。眼裏有筋。見一忘七。着

語不得。諸方咸謂二人業識茫茫。弓折箭盡。還端的也無。塗毒則不然。鶯聲已逐春光老。花影偏隨日脚流。南堂靜頌云。因七見一見一忘七。月在中央。天無四壁。十方虛空。掃蹤滅跡。通身是口。說不出。青黃赤綠。亂捺抹。嘎。

龐居士一日向丹霞前。叉手立。少時却出去。霞不顧。士却來坐。霞乃向士前。叉手立。少時便入。方丈士云。汝入我出。未有事在。霞云。這老翁出出入入。有甚了期。士云。畧無些子慈悲。霞云。引得這漢到這田地。士云。把甚麼引霞。乃拈起居士幞頭云。却似一箇老師僧。士却拈幞頭。安霞頭上。云。一似箇少年俗人。霞應諾三聲。士云。猶有昔日氣息在。霞乃拋却幞頭云。大似箇烏紗巾。士乃應諾三聲。霞云。昔

時氣息。爭忘得。士彈指三下云。動天動地。

佛鑑勲云。丹霞與龐老。開市裏相逢。千峰頂上握手。千峰頂上相逢。却向開市裏握手。如鐘在架。隨扣發音。大擊大鳴。小擊小響。聲非內出。亦非外來。只如未扣已前。聲在何處。各自歸堂。究竟取。大滂智云。丹霞與龐老。終日用神通。是麴遊麻。盡全身徧界中。還知麼。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流歸海上融。塗毒策云。平易中嶮峻。絕處復續。龐公三度扣關。丹霞三回格下。可謂風行草偃。水到渠成。檢點將來。佛事門中。則可。納僧分上。全無。祇如納僧分上。又作麻公生。覲面機鋒。如同電拂。咄。南堂靜頌云。燒木佛老。有甚心肝。賣炭籬翁。家破人殘。相追相逐。相激相歡。難難。倚天長劒。射斗光寒。攪海。

蒼龍兮不觸波瀾。看看。家家有路。透長安。

龐居士訪長髭曠禪師。值上堂。大眾集定。士便出云。各請自檢好師。便示眾。士却於禪床右立。時有僧出問。不觸主人。公請師答話。師云。識龐公麼。云。不識。士便扭住其僧云。苦哉苦哉。僧無語。士托開師。少間却問士云。適來這僧還喫棒不。士云。待伊甘始得。師云。居士只見錐頭利。不見鑿頭方。士云。恁麼說話。某甲即得。外人聞之。要且不好師云。不好箇甚麼。士云。阿師只見鑿頭方。不見錐頭利。

應庵華云。風行草偃。水到渠成。覲面提持。斬丁截鐵。龐居士打開無盡寶藏。運出自家珍要。且只解自家富貴。安能富貴別人。長髭父經陣敵。慣戰作家。至嶮至危。處愈見八面玲瓏。歸宗大眾集定。其間設有一個半箇。

善能自檢便與趕出何故家無白澤之圖豈有如是妖
恠

龐居士訪則川禪師師云還記得初見石頭時道理麼士
云猶得阿師重舉在師云情知又參事慢士云阿師老耄
不及龐公師云二彼同時又爭幾許士云龐公解律且勝
阿師師云不是勝我只是欠你一枚幞頭士乃去却幞頭
云却與阿師相似師乃呵呵大笑

佛鑑勲云龐公去却幞頭恰似阿師相似且道他那裏
是相似處若也見得未見石頭時事只在于矣其或未
然僧中有俗俗中有僧 大滙智云此二老畢竟不脫
俗事祇說相似不相似又參事作麼生若如此更須再
參始得要會麼僧投寺裏俗士還家 塗毒策云若謂

有似轉見請訛若謂不似二人皆失一隻眼向這裏見
得破僧俗俱脫是非兩忘畢竟如何白浪湧千尋波波
不離水

龐居士因大同濟禪師問是箇語言今古少人避得只如
龐公還避得麼士云諾師再舉前話士云甚麼處去來師
云非但如今古人亦有此語士作舞出去師云風顛老風
顛老自過教誰檢

圓悟勤云聰聞風叫明察秋毫拶脚處不容聲馳突處
不留跡跳則跳得出爭奈猶在架子下當時若向上道
不消一箇合取口

龐居士因大同來訪士云憶得在母胎中時有一則語今
日舉似阿師不得作道理主持云猶是隔生也士云向道

不得作道理主持云驚人之句爭得不怕云如師見解
可謂驚人云不得作道理却成作道理士云不但隔一生
兩生云粥飯底僧一任檢責士彈指三下

佛鑑勸云龐公普濟只在蝦蟇窩裏作活計且如山是
山水是水僧是僧俗是俗豈不是母胎中事山不是山
水不是水僧不是僧俗不是俗還是母胎中事也無忽
然驢頭生角也不定

張百會秀才謂洛京南院禪師師云莫是張百會麼云不
敢師以手空中畫一畫云會麼云不會師云一尚不會甚
處得百會來

有居士參大隋真禪師師問此身是甚麼服制云父母俱
云師云喫茶去士應諾出去師喚回咄云你對老僧謾語
父母祇在你莫說學無上道也自己父母尚乃不知出去
出去

秀才參睦州蹤禪師師問先輩治甚經云治易師云易中
道百姓日用而不知不知箇甚麼云不知其道師云作麼
生是道才無語師云果然不知

雲門云灼然不知 地藏恩云錯且道這一錯落在甚
麼處若知落處一任途中受用設若不知番成世諦流
布 徑山杲云秀才雖然無語默契睦州只是少末後
一着徑山當時若見睦州道果然不知但拊掌呵呵大
笑管取睦州不相虧

秀才見趙州詭禪師手中拄杖乃云佛不奪眾生願是不
師云是云某甲就和尚乞取手中拄杖得不師云君子不

奪人所好云某甲不是君子師云老僧亦不是佛

黃龍新云既非君子亦不是佛畢竟是甚麼孔門弟子
無人識碧眼胡僧笑點頭

秀才辭趙州云某甲在此拈撓和尚多時無可報答和尚
待他日你一頭驢來報答和尚師云教老僧爭得鞍

秀才見趙州乃讚嘆云和尚是古佛趙州云秀才是新如
來

俗士見福昌善禪師師問年多少士云四十四師云戒一
添一是多少士無對師便打又自代云適來猶記得

胡釘鉸謁保壽沼禪師師云莫便是胡釘鉸麼云不敢師
云還釘得虛空不云請和尚打破來師便打胡云竟錯打
某甲師云汝向後遇多口阿師與你點破在胡後到趙州

舉前話問不知某甲過在甚處州云只這一縫尚不奈何

胡於此有省廣為小異

雪竇顯云我要打這三箇漢一打趙州不合瞎却胡釘

鉸眼二打保壽不能塞斷趙州口三打胡釘鉸不合放

過保壽師驀拈拄杖云更有一箇大眾一時走退乃擊

禪床一下大滬詰云這漢雖然省去可惜趙州當時

待他道某甲過在甚處劈脊便棒非但承他保壽威光

亦乃與叢林為龜為鑑

鼓山珪頌云一縫分明在當頭下手難饒君釘鉸得終

是不圓全徑山杲云直饒釘得這一縫點檢將來非

好手可憐兩箇老禪翁却向俗人說家醜

宋齊丘因光孝覺禪師問還會道麼云道也着不得師云

有着不得無着不得云總不恁麼師云着不得底宋乃無對

張居士問光孝云爭柰老何師云年多少云八十也師云可謂老也云究竟如何師云直至千歲也未住

俗士見西睦禪師上堂乃舉手云和尚便是一頭驢師云老僧被汝騎士無語去後三日再來自言某甲三日前着賊師拈拄杖趁出

儒士張生請普淨覺禪師供養張素探玄理因扣師垂誨師乃隨宜開誘張於言下發悟遂設榻留宿至深夜與妻竊窺之見師體徧一榻頭足俱出及令婢僕視之如常張倍加敬慕云弟子夫婦垂老今願割宅之前堂以禪丈室師欣然受之

俗士問楊岐會禪師人王與法王相見合談何事師云釣魚船上謝三郎云此事已蒙師指示雲蓋家風事若何師云幞頭衫帽脫當酒錢云忽遇客來如何祇待師云三盞兩盞猶閑事醉後郎當笑殺人

譙居士問彰法言禪師云長老年多少師云與太虛同壽云好好借問師云來風深辨居士呵呵大笑師云知李長者云無邊刹境自他不隔於毫端十世古今始終不離於當念

天衣懷云且道妙喜世界不動如來說甚麼法威音王最初得道度多少人若有通方作者試出道看良久云行路難行路難萬仞峰前着眼看 楊岐會云且道釋迦老子年多少若也知得天上人間出入自在若也不

知雲蓋自道恒薩阿羯三十年參 雲峰悅云手擎日月背負須彌即不問新羅國裏一句作麼生 保寧勇云豎窮三際橫徧十方理事圓融性相平等宮殿樓閣處處莊嚴草木山川重重顯露鐘鳴鼓響時時揚解脫之音文字語言句句盡真如之理離彼離此無是無非芥子納須彌未爲分外百川歸大海乃是尋常都亡大小之名不見有無之相是故隱顯自在去住無方處凡不九在聖不聖此不思議境界諸人常在其中爲甚却不自覺

袁州黃秀才辭仰山寂禪師入京去乞師送路師以手空中掬示之才云這箇用作甚麼師云三十郎適來見箇甚麼才無語

俗士問雲峰悅禪師云如何是佛師云著衣喫飯量家道士云恁麼則退身三步叉手當曾去也師云醉後添盃不如無

雲門偃禪師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豈不是張拙秀才語僧云是師云話墮也

徑山杲云驢揀濕處尿 復庵封云向道莫行山下路 果聞猿叫斷腸聲 法雲秀云甚處是話墮處忽有人問法雲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只對伊道話墮也還曾麼具眼底辨取 月庵果云雲門大師張幔天網撈龍打鳳這僧不覺入他陷穽中落他綖續裏若是福嚴即不然纔見伊舉道豈不是張拙秀才語但向道未到雲門不妨礙着然雖如是也是賊過後張弓

禾山禪頌云叶路縱橫得自由牢關換轉妙全收箇中
密意人難會喝下須教水倒流 月菴果云萬丈龍門
勢倚空懸崖撒手辨魚龍時人只看絲綸上不見蘆花
對蓼紅 踈山如云問來答去無偏黨鐵壁銀山作麼
通縱奪臨機言語隨遂令千古動悲風

有俗士時謂之鐵脚忽因騎馬有僧問南禪緣禪師云既
是鐵脚為甚麼却騎馬師云腰帶不因遮腹痛幞頭豈是
禦天寒

道正奏聞馬王乞與雲蓋安禪師論義王遂請師至具言
茶罷師就王借一口劍乃握劍問道正云爾本教道恍恍
惚惚其中有物是何物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是何精若道
得即不斬道不得即斬道正遽設拜哀求師謂王云還識

此人麼王云識師云是誰王云道正師云不是其道若正
合對得臣僧此只是箇無主孤鬼因斯道門不復紛紜
道士問雲門云視之不見聽之無聲老君說了也雲門一
句請師指示師云迢迢西去路士無語師擬下座士云再
請和尚舉湯宗旨師云道得底出來衆無對師云辜負請
主去也

道士背佛而坐僧問道流莫背佛士云大德本教道佛身
克滿於法界教我向甚處坐僧無對

法眼代云識得汝

三平忠禪師一日陞座有一道士出衆從東過西又一僧
從西過東師云適來箇道士却有見處師僧未在這士出
作禮云請師接引師便打僧出作禮云乞師指示師亦打

復謂見兩件公案作麼生斷還有人斷得麼如是三問無對師云既無人斷得老僧為斷去也乃擲下拄杖便歸方丈

大滄詰云若不是三平老漢幾乎作道理斷却不見石鞏道三十年一張弓兩隻箭只射得半箇聖人果然

郭功甫訪五祖

見門

俗士施大隋鉢

見衣鉢門

俗士獻趙州袈裟

見衣鉢門

三祖為居士時謁二祖

見門

秀才會二十四家書

見琴

俗士獻法眼畫障

見琴

一 禪林類聚卷第一

